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当我再次回头观望时,那盒巧克力不但已经被拆开,而且被分为等量的三份。在那一刻,我突然醒悟过来,我为什么会与这两货齐名了。

那天晚自习之后,凌一尧终于收拾课本离开教室,而我远远地尾随着她,手里紧握着分来的巧克力。走到一个光线黯淡的楼道口,趁四周没有别人,我赶紧上前拦住她的去路,摊开手心将巧克力递了过去。那巧克力几乎被我

06 关系好转

的体温融化,有些扭曲。而在她抬眼看我一瞬间,我内心微微一颤,陡然想起递交情书的那个夜晚。

“什么呀?”她低声问道。

我说:“巧克力……”

她望着那巧克力,又望了望我,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。但她的手太小,盛不下那么多,我壮着胆子拉开她的衣兜,将巧克力全部装了进去。

她咬着嘴唇,羞答答的。

“你先下去吧,我等会儿再走。”我说。

底下的楼层有其他班级的学生走动,我们俩的关系太特殊,不太方便走在一起,错开一点才能避开那些风言风语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应道。

我趴在拐角的扶手上,俯瞰着她沿着楼梯一层层地走下去的身影,突然我惊奇地发现,所谓“爱屋及乌”,它的表现几乎立竿见影,当你爱上一个女孩时,你会爱上她平日的一颦一笑、姓名的一笔一画,甚至连她的脚步声也悦耳空灵。

在巧克力事件之后,我和凌一尧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出现好转,仿佛她轻易就被几块巧克力贿赂了。我们之间那层隔阂以及我曾经对她的怨恨,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取而代之的是不言不语的默契。不过,每次在校园里相遇,我们都与以前一样互相视而不见,但我还是清晰地看见,她的嘴角总浮现着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微笑。

“你眼瞎啊,她一直板着脸,哪里有微笑?”大乔非常直白地反对。

子石也挠着脑袋,一脸困惑:“难道这就是皮笑肉不笑?”

我只能慨叹这两个蠢货的无知,告诉他们有些东西“只有相爱的人才能体会”。

凌一尧后来,那大半年里我们是在用意念谈恋爱,没有一句对白。

当时,学校正在申请“国家级重点示范高中”的称号。为了迎接素质教育检查团的视察,学校举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秋季运动会,还从体校借了外援来捧场。

那三天全校处于停课状态,对我而言这不过是另一个形式的假期而已。然而,科代表对我发出通牒,我这才发现自己竟有整整半套黄冈密卷的作业没写,运动会一结束就要交作业,我不得不加班加点地赶抄答案。

教室里只有两三个人,凌一尧忽然来我们班找一个名叫蒋倩倩的学霸妹子,也是她初中时的同学。我躲在书堆后面,偷看她们低声说笑,虽然不知道她们在聊些什么,可是看见她眯眼一笑,我也忍不住跟着龇牙咧嘴。

不料,她扭头看见我时愣了一下,双眼瞪得大大的。

我赶紧低头假装写试卷,再抬头时她已经站在我旁边,我一紧张,赶紧把答案纸往桌斗里塞,比考试时被监考老

师发现还慌乱。她伸手把那份答案掏出来,失望地说:“我还以为你在认真学习呢,原来是在抄答案。”

我惭愧地说:“偶尔为之……”

她又问:“你怎么从来都不和我说话呀?”

我说:“我怕写检讨。”

她的小脸涨得通红,焦急地辩解道:“那个真不是我干的!我把你那封信夹在英语课本里,被曹老师翻到了!”

我有些委屈地说:“你知道姚千岁说了什么不?他说我是‘害群之马’,自己不学好还去骚扰人家品学兼优的女生,是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’。他都这样说了,我怎么敢再和你说话?”

她将信将疑地说:“姚主任是想用激将法吧?”

我哼了一声,说:“如果我以后有出息,这就是激将法;如果我没有出息,这就是他的神机妙算。不过他也没有说错,我的确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可能再过多少年,我还是他手里的反面教材。”

“你后悔了?”她低声问道。

我说:“不知道……”

她说:“不知道就是后悔了!”

我看着她那清澈的双眸,认真地说:“我没有后悔。”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邮递员给一家单位的收发室投递完邮件,然后沿着马路骑车离开。钟爱华看着他的背影,忽然诧异道:“好奇怪啊。”我问他怎么了。钟爱华说邮递员都是分片儿的,一般一个人负责一个城区内的特定几条街,可他刚才明明是在金水区,但现在过了马路,从区划上说已经进入管城区了,这不符合投递规矩。

我摸了摸下巴,若有所思:“这么

09 查访造假中转站

说,他跨区是为了把寄到阎山川家的订货信送出去?”

一想到这种可能性,我们两个人精神一振跟上去。我们看到邮递员过了马路,把自行车停在一座五层大楼前,捧着一大堆邮件进去,过了5分钟才出来。出来以后,邮递员没有继续前进,而是车头一拐,穿过马路回到金水区。

他这个举动,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。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,我说你去跟邮递员,你把相机给我,我进楼里去看看。

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,从大楼外的牌子上看到,里面有会计师事务所、旅游公司、法律咨询、某某驻郑州办事处、图书编辑室等。

我径直走到前台,装出特别焦急的样子,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了,必须找回来。前台小姑娘说有一家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,在四楼,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。

我抬腿走上四楼,只见一个紧闭的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,上面写着“新郑图良”。我一看这名字,就知道肯定有蹊跷。

国家有明文规定,制贩高仿古代工艺品是合法的,制贩赝品是违法的。可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,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

告知性质。说白了,同样一件唐三彩,你说这是高仿的就合法,您说是在乾陵里挖出来的就不合法。

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,没急着敲门,而是转回楼下,从纸箱子里悄悄拿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,又借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。我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,放进信封,然后写上阎山川家的地址,贴了张邮票将信封好,再走上楼去。

我敲了敲门,门很快开了一条小缝,一个女人探出头来,一脸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把两封信递过去,满脸堆笑:“你好,我是三楼律师所的,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,估计是你的,给送过来。”

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,她接过两封信,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,然后将那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说:“这封不是。”

我接过信,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:“你们是做工艺品的?我认识几个朋友,需求量挺大的,有兴趣合作一回吗?”

“对不起,我们这儿不对外。”女人硬硬地回答,然后把门给关上了。

我捏着信,举起相机对着这家公司的门拍了几张。我认为这家叫新郑图良的公司,肯定是老朝奉的制假产业链中的一环。

我把杂志社那封信送回前台,离开

大楼。等我走到刘记羊肉烩面时,钟爱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我把相机给他,让他送到附近的冲洗店去冲洗,有一个小时就能拿到照片。

我们俩进了小店,点了两碗羊肉汤、两碟小菜,边吃边说。钟爱华告诉我,那个邮递员回邮局以后,跟谁也没接触,直接回了家,钟爱华还记下了他家的地址,然后我把新郑图良的事跟他讲了一遍。

钟爱华问:“那咱们接下来怎么查?盯着进出新郑图良的所有人?”

我略作思考,随即摇摇头。这个办法工作量太大,光靠我们两个根本没法做。更何况,老朝奉是很精明的人,他肯定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设置了安全措施。

这家新郑图良工艺品公司,应该就是第二道环节的保险所在。从我的观察来看,这家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,并不真正经营业务,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收信汇总,与造假的工坊保持单向联系。老朝奉会派人打电话过来,或者找人取订单。公司办事员既不知电话是谁打来的,也不知道取单子的是谁。

“那可怎么查啊?”

我喝了一口羊肉汤,说:“你去把照片取回来吧,那里面有答案。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